

人与自然

灯下漫笔

拾蘑菇

◆ 陈玉峰

酷热的三伏天，北山栗树林里正孕育着一场盛大的生命萌动。厚厚的腐叶如暖房一般，一群可爱的精灵——蘑菇，她们在等一场雨的降临。只需一场雨，她们就会破土而出。

她们在等，我们也在等！我们和蘑菇有个约会，这是一场隆重而兴奋的密林约会！

雨过天晴，她们出来了，趁着夏夜人们熟睡时偷偷出来了。

她们撑着美丽的遮阳伞，伞盖撑开腐叶，小伞见风即长，五颜六色的小伞，红的，白的，紫的，黄的，褐的，粉的，在暗褐的腐叶中闪闪发光。那是花费了多少心思做成的伞啊！每一个褶皱都那么匀称好看，伞面是用上好的苏州丝绸做的吧，丝滑柔顺。

她们初次来到地面，兴奋地挥着小伞调皮地互相打着招呼：“嗨！你好！”“啊！终于出来了，闷死我了！”她们嘻嘻笑着打量着这个新鲜的世界。

破晓的晨光把山的轮廓树的灰影勾画在天边。这时，我们来了！我们挎着篮子拎着胶桶，兴奋地一头钻进这密林的画里了。为奔赴这场约会，我们已等得太久。

我们听着她们的声音，闻着她们的气味，在密林里穿梭。她们穿着美丽鲜艳的百褶裙，闪着光，正在某一棵树下翩翩起舞。

天还没有大亮，栗树林里已是人声隐隐，手电筒在树林里乱晃，呼朋引伴的声音从不同的山腰坡顶传过来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”林子里好像藏着一队游击队员，他们机警地弓腰钻过林子，眼睛四处逡巡，目标是藏在树叶下的蘑菇。

然而蘑菇是调皮的，她会和你捉迷藏，明明是你刚走过的地方，一个蘑菇都没有，等几分钟你再走过来时，突然就有朵水灵灵的蘑菇伞出现在你脚边，她们可可爱爱像刚刚出生的女娃娃！你舍不得把她们拔出来，小心翼翼拨开她们身上的树叶，轻轻捏着她胖乎乎的白色嫩腿，从土里拔出来，小心放进篮子里，害怕碰坏她娇嫩的皮肤。

我们都喜欢红色的蘑菇，大家都叫她红栗鹅儿，这名字太好听了！单那一声“鹅儿”，软软的儿化音，就叫人心生欢喜，一个不会叫不会动的菌，被起了一个能叫能飞的动物的名，这菌马上活起来了。“鹅儿”，是刚刚破茧而出的蚕蛾吗？扑棱着天鹅绒般的翅膀飞在绿树丛里；是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鹅吗？娇黄的毛茸茸的摇摇晃晃走向春天的池塘。当初把这种蘑菇叫“鹅儿”的人肯定是一个农民诗人。他看到树下那个嫩嫩的水灵的脑袋攻破地皮，一定想到了啄破蛋壳的小鹅，一样的可爱，一样的惹人怜惜！

人们啥时候开始吃蘑菇的？无历史文献可考，我的想象是这样的：在原始社会，人们生活在森林里，靠采集果实生存，树下经年的腐叶雨淋日晒后，滋生了一种独特的物种——菌类，她们五颜六色鲜嫩可爱，采集食物的女人们禁不住摘了一朵放进嘴里，“嫩”，她们惊叫一声，味道如此鲜美！和树上的果实大不一样。她们采了回去，大家一尝，果然与众不同，于是氏族的女首领宣布“又找到了一种能吃的美味”。大家欢呼庆祝围着篝火跳起了舞，嘴里噢噢地叫着“魔姑，魔姑，魔姑”，“魔姑”也许是那个发现她们的那个女人的名字，也许是女首领的名字，也许她们觉得这个东西从腐叶中出来，又那么鲜美美味，是“魔鬼的姑娘吧？”总之，人类喜欢上了“蘑菇”！

论吃蘑菇，汪曾祺老爷子绝对第一。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，又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几年，对云南各种蘑菇的吃法是如数家珍。单看他的文字，就让人对云南的蘑菇产生无限的遐想，那是一种怎样的人间至味呀！

我们农村人吃野生蘑菇很直接，洗净了在滚水锅里滚焯一下，然后配上姜蒜辣椒爆炒，只需几分钟，一盘美味已满屋飘香。也可小鸡肉炖蘑菇，做法同样简单，鸡肉块炒至五成熟时，把焯好的蘑菇放进去加水一块炖，炖熟即好，一锅汁水香浓、口感鲜滑的小鸡肉炖蘑菇出锅了。

拾回来的鲜蘑菇不易保存，酷暑天最不缺的是毒日头，放日头下晒一天，蘑菇就干了，装起来赠送城里的亲友，可是最温情的礼物。也可以焯熟了用袋子装了，放冰箱里冻起来，待过年时招待亲友，腊肉炒山蘑菇，那可是一盘稀罕菜。

大山孕育着无尽的宝藏，我们在享用自然的馈赠时，总是对生养我们的山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！

农委主任姜大化。”

柳林已猜出这位 50 多岁的人是位领导干部，不承想是地区一把手，把这样三个人带到老婆的养鸡场，让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呢？一切都晚了。

柳林定定神，干脆实话实说：“我叫柳林，是这个镇民政助理，养鸡场就是我老婆办的，让我带路，冯书记算是找对人了吧。”

车后的三个人同时笑了。

这个人倒算直率，冯长江心里想着，随口问道：“柳林同志，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我是北京的知青。”柳林说，“上山下乡落户到河西湾，22 年了。冯书记，灵泉河算是我第二故乡吧？”

“算。”冯长江一句话没说完，问：“柳林同志，这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？”

柳林说：“前年夏天。这里雨多，下暴雨冲刷得更厉害，路面积水，手扶拖拉机碾来碾去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没有专人管吗？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车后排的三个人从座位上颠了起来。司机回头看了看，车开得更小心了。

车不停地摇摇摆摆，坐在中间的丁聪担心撞到冯长江，两手紧紧抓

元代诗人高克恭年轻时，曾在香港荃湾帽山脚下耕读，并留下诗作《怡然观沧海》，其中有句：“不是闲人闲不得，能闲必非等闲人。”高克恭后来官至刑部尚书，更以诗画名世，算是人生赢家。

能闲之人，必胸怀目标。边耕作边苦读，对于年轻的高克恭来说，生活自然是难了点、苦了点，但从他能够“怡然”观沧海来看，其内心无疑是安定而闲适的，因为他有努力的方向。这和《大学》上说的，人只有明确了目标，才能心无旁骛、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目标，道理是一样的。经典幼儿寓言故事《小猫钓鱼》众所周知，起初小猫目标不明确，钓鱼时一会儿捉蜻蜓，一会儿捉蝴蝶，结果一无所获不说，还弄得身心俱疲、心灰意冷；而经过妈妈开导后，小猫专心垂钓，鱼儿便一条接一条地上钩了。曾国藩在其《治心经》中说：“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，虽身极劳，心极忙，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。”“盖暇则静，静则明自生；休则通，通则灵机常活。”就是说古往今来干大事成大事的人，



人生讲义

为什么要读书

◆ 王志荣

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这个话题，有这么一段话：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？它可以让你看落日余晖的时候想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而不是“夕阳真好看”；冬日看到雪花满天飞舞时能说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而不是惊呼“雪真大”；如果不读书，走再多的路你也只是个过客……

不吃饭则饥，不读书则愚。读书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看清自己。人生路上，多学一点知识，就少一句求人的话。读书就好像一个储蓄罐，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，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全安全地还给你。学习的知识就像年轮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在你头脑里一点一滴地刻写着知识的痕迹、人生的收获。

读书是为了什么？我想龙应台的这段话，不管读多少遍都会觉得鞭辟入里：“孩子，我要求你读书用功，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，而是我希望你将来会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东西，而不是被迫谋生。当你的工作在你生活中有意义，你就有成就感。”正如拜伦所说：“一滴墨水引发无数人的思考，一本好书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”小至个人的就业，大到家庭的维系与生存，乃至一个国家文

化水平与科技发展的程度，都与读书息息相关。

有人住高楼，有人在深沟，有人光万丈，有人一身锈。

在这个科技与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、内卷化程度越来越大的时代，也许读书不能够快速地带来丰厚的收益，但因为读过书，才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，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与人竞争，可以让我们的想象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，能够给我们机会，出去看看世界的样子。读书的目的，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，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，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，能以体恤的温柔，给自己一些支撑，消解自身的苦难。

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，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，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。读书，能增加人的智慧，净化人的心灵，是治愈人生苦闷的一剂良药；读书，能让我们拿起、放得下，坦然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美好与风雨。读书，能让你的人生一直在路上。

读书，是苦难中的自愈，更是自渡。因为读书会增添你面对未知世界的底气。其实，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，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，面对人生会有一种强烈

荐书架

《大国霓裳》：沈从文和纺织考古之路

◆ 李然

《大国霓裳》在中国纺织考古领域是一本承前启后、守正开新的著作，体现了作为中国百年考古重要组成部分的纺织考古，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；回顾了沈从文、王亚蓉等人走过的艰辛考古之路；展现了第一代纺织考古人筚路蓝缕、不懈努力，发掘、保护、传承中华服饰文化的奋斗历程。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服饰研究、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的道路，更期待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文化传承之路，在新的起点上，继续推动文化繁荣，建设中华现代文明。

考古是一项探寻文明起源的工作，对于人类探寻本源十分有意义，但这项工作十分艰辛，纺织考古更甚。纺织考古学界有这么一句话，“千难难得一衣”，特别是丝

织品，作为有机质蛋白类文物，容易腐烂，极难保存。对纺织品的发掘都是最急迫、抢救性的，环境条件特别艰苦，结果又不可预测，因此做纺织考古工作之不容易，常人难以想象，但是意义非常重大。

其实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在沈从文的指引下，王亚蓉等人忙碌地奔赴各大考古现场，发掘、保护、研究、修复了一件又一件的纺织品，如河北满城汉墓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、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、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、广州南越王墓、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、江西靖安东周大墓、北京老山汉墓、北京大葆台西汉墓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、江西赣州慈云寺、河北隆化县鸽子洞、江西海昏侯墓……这些考古发掘现场，完全可以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。

聊斋闲品

文人的“枕头”

◆ 陈鲁民

创作小说《白鹿原》时，作家陈忠实曾有这样一个愿望：“我写了二十多年，还没有一部让人满意的作品，如果到 50 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，这辈子就算白活了！”作家文人渴望创作一部能当“枕头”的书，可以说是他们的毕生愿望和最高追求。

文人的“枕头”，就是他的最好作品与代表作，他的文化符号与文坛标志。就像我们一提到屈原，就会想到《离骚》；一提到王羲之，就会想到《兰亭序》；一提到王勃，就会想到《滕王阁序》；一提到崔颢，就会想到《黄鹤楼》。有了这些个“枕头”，文人生可以傲睨天下，高枕无忧；死可以没有遗憾，安然长眠。

再推而广之，司马迁的枕头是《史记》，司马光的枕头是《资治通鉴》，曹雪芹的枕头是《红楼梦》，施耐庵的枕头是《水浒传》，苏东坡的枕头是“一词两赋”，卡夫卡的枕头是《变形记》，马尔克斯的枕头是《百年孤独》，海明威的枕头是《老人与海》，沈从文的枕头是《边城》，莫言的枕头是《红高粱》，余华的枕头是《活着》……

遗憾的是，许多文人吭吭哧哧写了一辈子，也很敬业，很辛苦，孜孜矻矻，废寝忘食，文章书籍堆在桌上一大堆，甚至于著作等身，但却没有一部打得响的代表作，没有一个能传世的枕头，想想也挺可悲。新闻界前辈赵超超就持有这样观点：书不在多而在精，一个文人的理想，不是著作等身，而是看自己的著作在身后能否在图书馆书架上占有两寸地位，也就是一个枕头大小。

文人的“枕头”不一定是大部头、巨无霸，不一定非鸿篇巨制、汪洋恣肆不可。张继的枕头是《枫桥夜泊》，只有 28 个字，却是传世佳作，名扬海外。张若虚的枕头是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不过 252 字，却被誉为“孤篇盖全唐”。汪曾祺的枕头是《受戒》，约 12000 字的短篇小说，貌似不起眼，却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。

所谓文人“枕头”，至少应满足这几个标准：一是影响大，妇孺皆知，中外闻名；二是原创性，独具匠心，不落窠臼；三是能传世，作品不朽，世代流传。可见，文人的枕头来之不易，无一不是心血所凝，汗水所聚，得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狠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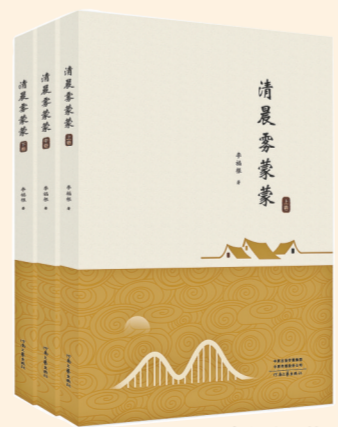
“枕头”从心血里来。用心血来创作，是文人最高也是最难境界。尼采说：“凡一切写下的，我只爱我人用血写下的书。”曹雪芹的自题诗说“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。王国维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”天道酬勤，功不唐捐，文人作家们只要真的付出心血，苦心孤诣，殚精竭虑，不惜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，就肯定会有丰硕的收获。

“枕头”从创新中求。艺术创作最忌雷同，贵在创新，不论是内容、体裁、结构、风格，都要独出机杼，不落窠臼。古往今来，那些能够传世的艺术精品，无不如此。否则，如果都是旧调重弹，新瓶老酒，重复自己，拾人牙慧，就是写上几百万、上千万字也成不了枕头。

“枕头”从坚持中得。艺术创作需要过人灵感和才华，更需要坚持不懈的恒心与毅力。许多文化名人都是锲而不舍，矢志不渝，才创作出了千古传诵的枕头作品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用了 15 个春秋，班固写《汉书》花了 20 年心血，许慎写《说文解字》花了 22 年。因为，在坚持的过程中，艺术家们需要积累沉淀，潜心摸索；需要反复比较，精雕细刻；需要博采众长，提炼升华，这样，才能创作出枕头的精品力作。

陈忠实的枕头梦终于好梦成真，伴他闪耀文坛；每个文人也都不妨扪心自问：你有枕头吗？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着前排车座后面的扶手，腰杆子挺得直直的。今天早晨，他坐着伏尔加轿车来到冯长江家里，冯长江说乡下有些路不好走，坚持用他平时坐的车换辆吉普，看这簸箕路，真让冯长江说中了。

吉普车摇晃着开到养鸡场大门外，听到柳林的笑声，刘柳叶出现在院子里。她头上缠着纱巾，右腿的纱巾从小腿一直缠到脚背上，可能是为了换药方便，她穿起了十多年前做的白底红花绸缎短裙，左脚穿着她的拖鞋，右脚拖拉着一只灰不灰白不白的旧布鞋，脸色灰发，嘴唇发白，看人的眼神无精打采。看到几个陌生人，刘柳叶迟疑着没有动。

“开”呀。”柳林说，“地委冯书记看你来啦。”

刘大贵走过去开了门。

“刘柳叶同志。”冯长江握着柳叶的手，关切地说，“现在还吃药、打点滴吗？天气热，当心伤口感染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柳叶两眼噙着泪水，强忍着没有掉下来。

来到鸡舍门前，姜大化站住了。指着门口的石灰槽问：“来参观的人不多吧？除了这个，没有其他消毒措施吗？”

“这里。”柳叶来到鸡舍的屋山

头，只见一个用土坯砌成的好几米高的台子上，安放着一个用铸铁板焊成的长方形容器，她介绍说：“屋后打了一口井，把水抽到水箱里给鸡舍的水龙头供水。”

冯长江一言不发。紧随着姜大化，听他和刘柳叶对话。冯长江清楚，姜大化当过地区农业局分管畜牧业的副局长，局属养鸡场、养猪场、养牛场是他常去的地方，了解情况，发现问题，他需要这么一位帮手。

几个人走进鸡舍，一只只有三斤多重的母鸡，不经意般看看他们，有的衔着水龙头饮水，有的伸长脖子侵犯左邻右舍的领地，有的不停地“咯咯”吟唱。

“养得不错。”丁聪对跟在后面的刘大贵说，“鸡冠子鲜红鲜红的，看，连它们的腮脸都是红的，精神头多足。”刘大贵说：“那是憋着气要下蛋了。”

“养了多少只鸡？产蛋率高吗？”姜大化继续问。

“不到 1900 只。”柳叶回答，“现在是在下蛋旺季，每天差不多收 1700 个鸡蛋。”

“超过百分之九十了，好。”姜大化问，“防疫问题怎么解决呀？”

“自个看书自个摸索。”柳叶说，

“根据不同季节防病需要，今年已打过两遍防疫针了。”

“县、镇防疫部门的人没有来过吗？”冯长江直道此时才问了一句话。

“没请他们来。”

冯长江一行三人被让进了餐厅，见人汗流满面，柳叶找出三把蒲扇递了过去，拖拉着右腿走到厨房门口，说：“俺给领导们烧碗鸡蛋茶。”

冯长江示意丁聪拦住了柳叶，亲手搬过一个小板凳让她坐下。待人们都落了座，冯长江说：“柳叶同志，请你谈谈养鸡的体会好吗？比如说，苦、忧都在哪些方面。”

柳叶的脸红了，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养鸡和种庄稼不一样，卖鸡蛋要到处跑，要和各种人打交道，要看人家的脸色，夏天的鸡蛋要是不能很快卖出去放坏了就得赔钱。还有防疫是大事，弄不好出了问题等于砸了锅。养鸡的风险太大。还有……”柳叶的脸又涨红了。

这是个难得的说话机会，柳林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他接过话茬转换了话题：“这就是苦和忧的根源。农业要实现养殖、种植的规模化、产业化，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，解除了专业户

的后顾之忧，生产才有可能迅速发展，形成支柱产业、龙头产业。”

“我完全赞同柳林的意见。”姜大化说，“我区农业规模化生产刚刚起步，一家一户农民办起这种规模的养鸡场，我第一次看到，柳叶带了好头。在这样的典型带动下，我们要探索出新的产供销经营模式。”

姜大化正在激情满怀地发表见解，栾城县委书记吴伟、县长王复兴和罗广建赶来了。

“冯书记，真的是你呀。”吴伟笑着说，“接到灵泉河镇的电话，我心里不托底，打电话到地委办公室一问，你们果真来了。”

“这位是刘柳叶同志。”冯长江对吴伟和王复兴说，“你们还不认识吧？很坚强，伤成这样了，仍然坚持工作。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就参观参观养鸡场吧。大化、柳林同志，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谈。”

一会儿时间，吴伟又走进餐厅：“冯书记，河西湾办了家洗涤剂用品厂，产品供不应求，效益很好，要不要去看看。”

“那倒要看看。”冯长江在一群人的陪同下来到洗涤剂厂。